

評審獎

綠、橋

劉旭鈞

母親離家的那天，我們沒有說到話。早上她躺在房間裡，床兩旁茶几的黃檯燈都亮著。廣播電臺傳來弦樂聲。我背起書包，沒吵醒她。

我和J猜她有可能回外公外婆家去了。這是一個可能。雖然那裡已經沒有人，但有定期繳費，所有東西應該都還正常運作。我想像母親走進幽暗的屋子，摸索燈的開關，在凹凸不平的牆上。她回到家了，在多雨城鎮的家。在外公外婆相繼去世前，她曾說過，夢見房子在滴水，滴到淹起水來，她看見自己走在一根木掃把上，試圖靠近氣窗。木掃把跨在兩張沙發椅間。說的時候她一手比畫著家裡的沙發椅，另一手拿著泡得很濃的紅茶，顏色已分不出是茶還是咖啡。沖泡過久的紅茶若沒加糖根本喝不下去。她說這不影響睡眠，但夜已很深。她說她雙手展開，努力維持平衡。整屋子只剩她一個人。

聽這些的不是我，是J。母親說，我知道你弟不信這些，但你不覺得，這在警告我什麼嗎？J在一旁拿紙筆畫出許久不見的外公外婆家，無雨，晴朗，角落簽上他英文名字的開頭J，交給母親。母親習慣用英文叫他。母親微笑，閉眼睡著。我一直覺得那好像是一種法術。

J不只說給我聽，也說給灰聽。J的聲音略帶不滿。我說母親明明也不信這些啊。

灰問，為什麼，你們還在說這種無關緊要的事。她的語氣很平靜。那種平靜，是帶有什麼也不在意的平靜，只是因為眾人皆愚蠢，所以她需要說一、兩句話提醒大家。我們一直覺得她像柯南裡的灰原。雖然她沒有灰原那樣的短髮，但有她的冷淡，她的安靜。

我不敢正眼看灰，以免發現殘餘的憤怒。昨天放學她收拾書包時看起來不太高興。她把筆一枝一枝放回筆袋，發現我盯著她的書，便把書抽走放進書包。我問她在看什麼，她搖頭。一位拿著補習班作業的女同學經過，她看著灰。我覺得聽見冷笑的聲音。

我對灰說，妳不覺得這樣很中二嗎？她一臉疑惑，我說，把書放在桌上是想昭告天下妳有在看書嗎？

靜默。

又有幾個同學走過，這次是男生。他們拿著籃球，準備去占場地。在住宅區裡除了公園和學校，幾乎沒有其他球場。他們看著我們，挑起眉毛，扮鬼臉，微笑。只能白眼以對。不能承認或否認什麼事情，太靦腆或太理所當然都不行。

她站在那裡，很久後才開始緩緩移動。腳步漸快，走廊上傳來不太真實的回聲。我抬頭看她穿過走廊，馬尾搖晃，在轉角處消失。

但灰今天還是照常出現在日本橋，聽我說昨晚我們爬上樓梯，進了家門。綠色湧現。J仿的日本橋掛在空白的牆上。畫的右下角簽署J。而中央的吊鉤只留下殘骸。我們在廚房找到父親，電腦擺桌上，眼瞇成縫，能穿進去的東西很少。

我問他牆壁怎麼了，他沒回答。

直到銀框眼鏡上原本反射的螢幕光線消失，父親才閉上眼睛，仰頭，站起，睜眼，走進客廳。棕色長褲鬆垮，格子襯衫還是同一件。他走到客廳的矮桌前，彎腰翻找皮夾。皮夾被卡片與發票擠壓成笨重飽滿的形狀。他低頭從皮夾裡挖出一張千元鈔，擠出雙下巴，沒問我們要吃什麼就走出門。等他折回來時，手上多根菸。剩下的錢交給我。

我看著他手上的菸，陌生感湧上。父親不是不會抽菸嗎？

J僵在那，看起來不是很清楚發生了什麼。從小到大我都不覺得他有哥哥的樣子。他不配哥哥這個稱呼。我們都停在那裡，等父親回答。平常我們習慣避開他，他也習慣避開我們。父親不負責解釋，不負責命令。他負責沉默。

我們只是看著牆。剩左邊綠到滿出來的日本橋，很不平衡。

灰說，想看那幅日本橋。

J說在仿日本橋時，也有想到這，圍成圈的平衡木，我們的日本橋。在我們的日本橋上踮腳，可以看到遠處林立的辦公大樓。實際上，整座學校都被辦公大樓及住宅包圍。但這些都沒有進入J的眼裡，他只看著綠色。畫中的河有太多他必須跨越躲避的東西，潛藏在綠色之中。我和灰常微斜著頭，看他從遠處不毛的球場到不毛的跑道，在邊界遲疑後踮腳看著地面，涉草而過。

美術班的腦構造果然跟我們不一樣。

灰在笑，看J跑來日本橋的樣子總是讓她笑出來。我問過她為什麼笑，她說，J很少有那樣戒慎恐懼的表情，兩隻手臂要伸不伸努力維持平衡，很好笑。

他說過第一次看莫內的日本橋原作時，覺得橋不是拿來走的，它倒塌在一大片綠色上，你要穿過綠色才能到白色的橋上躲著。結果那其實根本不是原作，是畫室的老師把一個學長的仿作拍下來放在桌上當其中一個範本，大師莫內的原作照片在隔壁桌。

後來我們就不太在意原作長怎樣了。

我一直覺得這是一種法術。

灰決定回到正題：所以，被拿下來的東西是什麼？

J說，婚紗照。

有點悶熱，我拉著制服領口搧風。J拿出小畫冊跟鉛筆，灰仍看著他。

我補充說母親帶走了很多東西，那些她擺在書桌上的植物原文書，還有J給她的每張圖。所以她應該準備很久了，不然不會帶書，而且可能要去一陣子。

J說同意書和作品集應該都在她身上，家裡找不到。

灰問什麼的同意書。

參加美展用的，J說。所以我們還是得知道她在哪，不然會趕不上。

我問J母親老家的電話。

J抬頭瞪著我，然後說，我打過了。

手機呢？

J憤怒地握緊鉛筆說，我試過了。你覺得你會比我還在乎這件事嗎？他一直瞪著我。

我知道灰在看我。

我和J以凶惡的眼神對看。

灰在一旁，小聲打破沉默：你們不是應該先搞清楚她為什麼走嗎？

我點頭。

失去冷靜的我們，都不是柯南。



成為柯南也許不是太困難的事。J說媽不在，沒人管，正好。

但當他從洗衣機拿出皺成一團的制服時，才知道為什麼母親說制服得要手洗。我有猜到，所以沒把制服丟進去。

早上，父親停在客廳桌旁，與坐在桌旁穿著起皺的制服的J對看。我溜到母親的書桌前，翻找是否有留下的字條，時間快來不及時才推門出來，發現他們還在對看。

我靠近，為母親的花圃澆水。

他們的頭微低，眼神垂向空蕩的桌面。他們不是在對看。

他們只是坐在那裡，好像有什麼應該出現在桌上。

我提醒J時間到了。我們繞過父親。

父親還是安靜站在那。

在路上我問他們在幹嘛。

J說我只是在想爸會不會另外給我錢去買早餐。我想笑。我知道J坐在那只是單純在等早餐。母親原本會把早餐放在桌上。有時會想他真的大我一年嗎？真的是我哥嗎？好蠢。

J繼續說，他以為父親看見他起皺的制服會想起母親不在而說些什麼，但父親只是看牆壁。

等到下午。J靠近日本橋了，我突然覺得這樣的場景很棒，很電影。草地的遠方，圍成圈的平衡木上坐著兩個穿著淺色制服襯衫的背影，褲子、裙子的深黑色，很對比。是一個看起來很悠閒、很青春的晴天。

我問J，你看到那隻老鼠了嗎？他的制服穿了一個上午還是很皺。

他說好噁。

你有看到牠的層次嗎，這句話我講到一半就笑了。我斜眼看灰，她沒笑。

J沒回答。否認會讓那件事情更清楚：小時候他聽說血液在血管裡，而且身體裡面有骨頭，就告訴我身體由皮肉、骨頭、血管、血液這樣的層次，包圍形成。幸好我沒告訴他，我相信過。

第一次跟灰說這件事情時灰問，你哥是不是在學畫？我說是。油畫嗎？對。她說難怪J會說層次，她表弟也會這麼說。

表弟？

灰搖頭，表示不想談。

幾秒後她說，是一個很有天分的怪人。會拉琴，畫也很好。

多怪？

她沒有回答。

老鼠嘴巴微開露出門齒，眼睛變成一條線，像被很痛地扯過。傷口上一群有藍綠色金屬光澤的蒼蠅在肉上飛著。

我準備開口，想問他們有看到那種漂亮的蒼蠅嗎，那叫麗蠅。

如果你只是要講廢話就閉嘴。J說，拿出畫冊。

我說，你凶什麼？

J表示他打算再畫一疊作品，讓父親簽同意書。這是母親沒回來的備案。所以，別吵。

我說畫畫很了不起嗎？

他沒回我。

灰面對著我，但視線越過我背後。她在看J畫圖。

我準備伸手，抽走J的筆。

他突然開口說：在菁桐的鐵道上。

我愣住，這太無厘頭了。他想幹嘛？

J說在菁桐的鐵道上，他看過一隻不怎麼大的咖啡色的蛇，橫躺在軌道間，嘴巴張開露出毒牙，應該是被火車輾過。老鼠讓他想起這件事。

我等他說完才問他菁桐是哪。

你南部人啊不知道菁桐？J說，你也去過啊，全家一起去的。

我說我完全不記得。

他說，爸媽也說過，婚紗照就在那裡拍的。

婚紗照中確實有條長長的鐵軌。每天回家都會看到，反而不清楚照片裡有什麼。父親和母親站在鐵軌上，浮在碎石及綠丘間。

灰說她也去過，她跟她表弟去過。

J說菁桐比平溪漂亮。

我說，我還沒去過平溪談。

J說，對啊你沒去過，你留在菁桐。

他低頭繼續畫，嘴沒停下。他說父親和母親會選在菁桐拍婚紗照，理由很好笑。有一次父親陪母親坐火車，離開多雨的外公外婆家，在班表上看見前往菁桐的列車。那時菁桐還不算是個景點，但他們就是記住了這個名字。不久後兩人去那裡約會。再不久兩人決定結婚。再不久去那裡拍婚紗照。

如果是一個美到拍婚紗照還要回去的地方，我怎麼可能不記得。

灰說，你們的爸爸也太浪漫了吧。

J說哪有。他很怪。

J說，父親是一個會在門把掛護身符的人。灰說我們家是十字架，有比較好嗎？J答不知道，但是我媽覺得這很迷信。聽說阿嬤也會這樣搞，但我對我爸老家沒什麼印象。我們不怎麼回去。

我記得那裡的客廳很狹窄，廚房也狹窄，一樓容不下房間，二樓房間擠在狹窄樓梯口，三個房間包夾出只

能躺幾隻小貓的地板。其中一房是父親和母親結婚第一晚住的地方。

母親說你們這麼好命，爸爸以前是很辛苦的。

父親在一旁，沉默。

J說起父親小時候得過破傷風的故事。我開始恍惚，天氣有點悶熱。我討厭聽老故事。

J說祖母試過收驚藥草符水驅魔，都沒效。當然不只這些，但都沒效，最後還是送醫院。母親也說祖母非常堅持那些才是有效的。她最後一次求道士的日子，就是父親好轉的日子。道士先試著用針放血，驅邪。醫生發現道士後當然非常火大。母親說父親討厭香椿，就是因為那次道士用了一堆香椿，他忘不了那味道。

我問為啥是香椿？

J說媽說道士說，椿代表父親，阿公早死所以爸缺椿。一個缺啥補啥的概念。

灰說，這聽起來好合理。

J說，我不覺得有任何習俗是真的。

灰說，我的意思是，很多習俗至少看起來很有理由，有系統，有歷史。很多人遵守。

J說有差嗎？都不合理、不科學啊。

所有事情都可以像你想象的那麼清楚嗎？灰輕聲說。

J說，難怪會聽到說女生以後都讀文組的東西。

灰沉默。

我原本想對J說他才是最不科學的人，但鐘聲響了。我和灰準備離開，回到很遠的教室。灰問J，你不走嗎？你不是不久就要考會考了嗎？

丁聳肩。畢竟現在沒人管。



在路上灰突然說，不太想回去。

我放慢腳步。其實我們已經慢到絕對會晚進教室了。

她說已經熱到走一走就會流汗了。

又到了一年中這樣的時候。

已經可以聽見剛睡醒的同學開始喧鬧。

日本橋真的很遠。離教室近的地方都有人，情侶，抽菸的人。學校邊緣的平衡木沒有遮蔽，抽菸會被旁邊公園裡的人看見，所以學務處很少來巡。公園裡有很多怕熱的老人躲在樹蔭底下，還有附近辦公大樓的人在散步、吸菸、吃午餐。到了夏天，我們得考慮還要不要來日本橋被曬成乾。

我說，不然去哪。

突然發現真的不知道，除了在規定的時間到規定的地方外，還能去哪。

好慌。又好平靜。

灰低頭看草地。

太陽似乎變小了，又變大。有雲飄過。風裡有水混泥土的氣味。

是雨天的味道。我看向日本橋更遠處，低矮的圍牆。

不知道能去哪的感覺很恐怖，她說。還有那些……我不知道怎麼講。上課鐘聲響起。

還有那些，聽起來很不合理的事，她說，相信這些故事的人，大概也是這種感覺吧。可怕的點應該是那個「不知道」。自己不懂別人也不懂，就被說不科學不合理。大概也可以算是一種不知道要去哪吧？

無處安放。我說。

嗯，無處安放。她點頭後笑說，這樣是不是太文青了。

風聲漸大。

你覺得你媽為什麼要走？灰問。

我說我們還在調查。這句太柯南了，我覺得臉在發燙。

你們不是猜她可能回娘家了？灰問，那為什麼不過去找她？

我說要過去其實很困難。

灰說，那不是要想辦法解決嗎？那個夢聽起來很可怕，只有一個人，隨時可能淹死……你們也太不積極了。太不關心了。

我說，不要講得那麼簡單好不好。

但她說得對。

我還是看著圍牆。

妳跟妳媽好嗎？我問。

她說也許吧。你呢？

我說不知道。

但我記得很久以前，我忘記做了什麼，總之母親很生氣。從祖父家回來的路上，她維持憤怒而冰冷的表情。在車上她拿夜市買來的肉圓，用湯匙餵著J。雖然討厭肉圓，但我很餓。

我在晚上醒來，到廚房猛灌水。然後天亮。

灰說可能她真的很氣吧。但你也只因為這樣就不去找她？

不是。我說。而且，妳為什麼能這麼輕描淡寫呢？

你很受傷嗎？灰問。

我聳肩。

我只是覺得很怪，她說。為什麼你們都不會很急的樣子？

我說，急有用嗎？

灰靜默。

我後悔了。

我說，我想去找她。但我發現，我不懂那時候她為什麼那麼氣，很多事情我都不懂。我不懂她，完全不懂。我也不覺得我找得到她。

灰沒有回話。

我抹掉手心的汗，說，所以，回去嗎？

灰開始走。我跟上。圍牆漸遠。雨的氣味漸遠。

我還是希望她說，不要回去。

回去。

回家。客廳沒開燈。外頭的天空很暗，今晚應該會下雨，沒有天光打入房內。呼吸都變得潮濕。

牆上原本掛著婚紗照的鉤子掛上了其他東西，似乎放棄把照片掛回去的機會跟希望了。我看到一個地藏王菩薩護身符，突然覺得很想笑。掛地藏王父親都不覺得怪嗎？難道不會讓祂更想降臨抓人嗎？太不合理了。

日本橋還是掛在那裡。好像它是張可以跟地藏王平起平坐的符，鎮守客廳。

我想起灰說我們太不積極不關心了。

我拿起電話撥了母親的手機。

我在客廳繞起圈來，聽著嘟聲。

我發現自己很久沒有打給她了，似乎從事情一開始就有某種感覺，這通電話是打不通的，我們也一直避免去驗證這件事。一直到現在我才發現我們一直在逃避，逃避其實我們根本一無所知這件事。不去找，就不用知道自己其實根本不可能知道母親在哪。我想著那淹水的屋子，還有搖搖欲墜掃把橋。那不是間多大的房子，天花板也不高，當夢境裡的水逐漸上升，整個空間就像魚缸一樣窒息。我記得小時候的每一次游泳，池畔水上永遠是喧嘩聲，但在水下，聲音好遠，好安靜。

母親真的會在那裡嗎？但在淹水的房裡，聲音一樣很遠、很安靜吧。

我聽著嘟聲，閉上眼睛。

我走回茶几，掛上電話。話筒貼回機器本身時發出輕微的喀啦聲。我感覺嘟聲還是持續著。我拿起話筒，重重掛回去。

然後，全身顫了一下。

隱在黑影後的父親，在那不知道多久了。
他看我，然後緩緩站起，離開。
當天晚上真的下了大雨。我聽了一整晚。



太陽曬乾了橋。我們跨坐在平衡木上。雨後我們才發現草地其實有高有低，我們踏在未積水的草堆上，鞋沒濕。

日本橋周圍是低地，積起了水。積久一點，或許會有兩蛙來產卵。

J說，這樣，它真的變成一座橋了。跨過池塘。

我問他，所以對你來說，草地乾的時候，就不是嗎？

他說不重要。

水塘中央咸豐草挺出水面，有蝴蝶。

他說，橋不是應該是直的吗？

灰說，可能重點不是直吧，橋被造來從一個地方跨到另一個地方。高架橋也常不是直的吧？

我們都露出欽佩的眼神，點頭。

灰又開口：可是，如果橋上的人不動，橋還是橋嗎？

我說大概吧。

為什麼？

啊不然它要變成？

灰不滿意。她說可是，橋不是本來就是人命名的嗎？是因為人把它當橋來用，才是橋吧。我皺眉。她說，你媽做過的夢裡，她不是把掃把當成橋了嗎？但人家原本是竹子吧。

不過還有問題。她又開口了，如果要從一個地方跨到另一個地方，我們最後回到原點的話，它還算橋嗎？

J說你們好吵。
好喔，灰說。

她在日本橋上站起來，雙臂張開，身體晃動一陣子，達到平衡。

我也站起來。

我們開始，把日本橋當作橋，向遠處行走。

J放下畫冊，一起走。

他說，我們以前也做過這件事情，在菁桐。

我說有嗎。

J說那時我們走在鐵軌的一邊，努力向前，但都撐不過十秒。在他快到達第十秒時，他看見被輾過的蛇。而我因為那條蛇被罵，還被留在菁桐。

我說這根本遺棄兒童吧，不過我不記得誰。

沉默。

然後他回魂：剛才不是說高架橋嗎？

他說那天回車站取車，開上高速公路，父親母親在前座吵得很凶。J不確定那時我是否醒著。車在橋的邊緣靠右停下。父親和母親下車，門從外鎖死，走到遠處的路燈下。兩人動作的光影，很俐落，有吼聲。但所有聲音都會被車潮蓋過。

J說，我很怕他們跳下去，我覺得下面是一條河。我其實不太確定，因為晚上雨又開始下了，可能這有點影響吧。總之門打不開。是兩個警察走過來，把他們勸回車上。

灰問，警察？

J說，我們搞不好，都差點就完了。

我們開始繞第二圈。跨過J的畫冊時我們都很小心。

菁桐到底還發生過什麼啊？我說。

你知道菁桐還有魔神仔傳說嗎？J用搞笑的語氣說。

隨便啦。

這是媽說的。

我說，她不信這些。

臺灣人不是都寧可信其有嗎，他聳肩說。整個人傾斜又恢復平衡。

我低聲說，想去菁桐。

J說，去那裡幹嘛？

去回想，說完我覺得雙耳發燙。太文青了。

灰說，我也忘記菁桐到底長怎樣了。

J說，啊不就老街火車綠色山丘跟橋嗎。還有河。而且你們也去不了啊。這些描述讓我想到他畫的日本橋。

我說你確定嗎？媽不在喔，爸也不會管。

J表情陰沉。

我知道他還是希望在美展前找到母親。

我問，你覺得媽為什麼沒帶走日本橋。

因為裱框掛在那裡了啊。

婚紗照也有裱啊。還是是爸拿下來的？

講完這句話我停在原地。J也僵住。

我們再次不是柯南。我們都忘記一個可能性：所有東西，可能都不是母親拿走的。

我嚴重往圓內傾斜。

J扶住我。被碰到時我抖了一下，才緩緩站直。他竟然會扶我。

然後他落入水塘。

灰微微彎腰、蹲下，伸手握住J的手，幫衣服濕了一半的J回到橋上。她伸手把蹲下時垂到眼前的頭髮撩回耳際。她的手好白。她在笑，笑得好開心。



隔天灰說她查氣象預報，那邊會一直下雨。禮拜五也會，但好像不是很大，不是很久。

我恍神說，那禮拜五去。昨晚我又撥了母親的手機，又是連綿的嘟聲。如果母親書桌的東西都是父親移走的，父親為什麼會這麼做？母親，又去哪了？

灰竟然點頭。

這件事情就這樣成了。J傻眼。J問說找媽的事情呢，我搖頭。昨天的可能性讓我太混亂。

不過這還不是最傻眼的部分：灰說，我們去釣魚。

在市場我問她，妳確定嗎。灰說，你都提議要蹺課了，違規釣魚有很嚴重嗎。

沒。蹺掉體育課去市場找釣竿，也沒很嚴重。

我說，我沒錢，我們家飯錢是每天給的。她說沒關係，她的應該夠。我問她菜市場裡真的會有嗎？她說可能。

市場離學校非常近。不是辦公大樓的一切，包含學校、住宅、市場，彼此相鄰。站在校門口可以明確感覺到差異：辦公大樓那側的道路筆直且寬大，有很多車道，也有很多車。從那裡一路走來，以學校為界，到達住宅與市場的區域，便是停了機車，可能連接斜坡或防火巷的窄路。穿越這一切，又是寬路，還有更高的住宅。

其實已經有很多人在收攤了，但市場還是很擠，很悶。整日累積下來的魚腥味竄在每個人的身上，收完攤的人向著路面潑水，清理殘渣。

轉彎，灰說，我們去五金行看看。

我們穿過一排電扇跟懸掛起來的掃具，走到陰暗的店裡。穿著吊嘎的老闆放下報紙問，同學，要找什麼？灰說，釣竿。

老闆點頭爬出櫃檯，走到店的深處。

我和她看著附近的櫃子。

她拿起一個滿覆灰塵的戰鬥陀螺紙盒，我說那看起來是盜版的。她點頭，拿起一盒戳戳樂，國小時玩過。那時老師會照大家累積的點數按順序來抽獎，我每次都幫大家抽走垃圾。

然後她拿起一個有線綁著的塑膠小圓筒，我也拿起來，問她這是什麼。

拉炮，她邊說邊指著我的手，不要拉那條線。

我放下。

老闆回來，帶著竹竿。

灰說她要的不是這種魚竿。

老闆問，你們是要去海釣嗎，女孩子不適合啦，小朋友不適合。

灰說，我們要在溪邊釣。

老闆說，那這就夠了。要幾支？

灰想了一下說，三支，然後把拉炮也放到櫃檯上，付了錢。

灰把拉炮塞到我手裡說，我們可以帶去菁桐。

我握緊。

數錢時老闆問，你們不用上課喔？

我說體育課提早下課。

我拿著釣竿，回頭往學校方向去。灰拉住我。我們持續穿過市場。

穿出市場後，巷子窄小而安靜，偶爾有機車或單車緩慢經過，周圍的層層陽臺曬著衣物，有九重葛及石蓮從花圃垂出，有些路燈上攀了藤蔓。我有一陣子沒有經過這裡了，因為是與學校反方向的路。灰繼續走，似乎對這裡的路相當熟悉。

漸漸有車聲，我們終於穿出巷弄，回到主要道路上。過了馬路，我知道我們到了另一個區域。花盆，竹柏，羅漢松，花崗岩，保全系統。我不知道穿越這區後會是什麼。

灰開始轉彎。

到她家時，我還不知道那是她家。她用卡片開了大門，爬上樓梯，我們的眼前有小花園。她帶我穿過陰暗的長廊，中間有些地方有靜物畫，但都蒙在灰暗中。

我說，有點像飯店。她說剛搬來的時候她也這樣覺得，只是這裡的管委會有點爛。

進門以後，我坐在客廳窗臺邊，旁邊有鋼琴，牆上有十字架。我想起她有提過。她走進房間放好東西就出來，但我覺得她的腳步聲很久才停下。我俯視窗外，看見游泳池，覆滿落葉。

灰也坐下，然後說，旁邊那是烤肉的地方。

嗯。

她說，我們中秋節會烤肉，你們可以來。這樣我爸媽也會放心一點，至少我有人能邀。

嗯。

灰問我為什麼這麼安靜。

我說，有點嚇到。

她點頭。

但其實你和你哥，你們家也比其他人好很多。灰說。

我說是嗎。

灰點頭說，我們是班上唯二兩個會帶水果來學校的人。我點頭。然後說我最近沒帶，因為母親不在。

灰拿兩杯水過來，然後說終於，又要去菁桐了。

我問她，妳什麼時候去的。她說是小二，跟我一樣。

連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小二去的誼，我說。

她說她跟J聊過。

我想了一下，然後說，所以那時我應該是小一啊。

不，那時J三年級了。灰說。所以你還二年級。

我低頭喝水。

灰突然指著牆說，你看那個。

鋼琴上方掛著一幅畫，在樹林裡的空地上躺著一塊石頭，上面坐著一個小孩。我們靠近，小孩的眼神渙散。

這是我表弟畫的，他說這裡是菁桐。她說。

我想起她在談起菁桐時提過她表弟。

我說我羨慕會畫畫的人。

哪方面？

各方面。

灰繼續說。那次她和表弟穿得整整齊齊坐上火車，前往那邊的教會合奏，他們以前的音樂老師住那，跟當地教會很熟，會安排學生到教會表演。老師的交換條件是，表演完後，要帶他們去釣魚。灰說表弟拿著琴弓模擬釣魚甩竿的方式，很好笑。他們都很期待。

然而釣魚這件事情終究沒成。表弟不見了，他們花了一整下午的時間找，下雨了還在坡地上找。找到的時候，她的表弟什麼也沒有說。他仍然提著小提琴盒，手握得很緊。全身是傷。

我說這故事好詭異喔。

她點頭說，而且我還是不知道他為什麼受傷。

我問，他不記得嗎？

他說他不記得。灰說。但他手臂上有瘀血，背上也有。大人說應該不是摔倒之類的簡單原因。

我們都知道那是什麼意思。

有報警嗎？

她說，應該吧。但什麼也沒有問出來，他什麼也沒說。

然後她又說，你還記得，我們上次說的無處安放嗎。

我點頭。

她說算是在說她表弟。

我說我想到的是我爸。

我說，其實我也不是完全不記得。灰問那你記得什麼。我說那條裂開的蛇，我爸說別再看了。那時J躲得很遠，他討厭動物。

我沒有移動。我說我在觀察。

——我想起，父親原本不是沉默的人。而且，也不溫和。

不要靠近那東西，父親說。那是咬牙切齒的聲音。那是害怕。是不祥。是暴力的預兆。

那時我還不知道父親的行為，叫迷信。

我說牠死了，不會咬我。

父親腳下碎石磨動。

母親說了什麼。父親沒回答。

父親走向候車室。我最後還是跟上。

父親決定把我留在菁桐。他說，你就待在這裡，不要動。母親輕聲說你這樣看你爸，大家都在看喔。我沒理她。總之他們走向月臺。

我走到月臺上遠遠看著那條蛇，沒變成三段，裂口也沒更腥紅。

灰問，然後呢？

然後我就沒什麼印象了。

他們有回來找你嗎？

不然為什麼我在這？

灰點頭。

我對菁桐的印象，真的就像畫裡面一樣，很綠。她說。

我繼續看著那幅畫。就只是一幅畫。眼神呆滯。空洞。

她說，回想菁桐那次的所有事情，最後都會回到這幅畫。好像菁桐真的變成一個很綠、很危險的森林。好像她也曾經在那裡受困。

所以我才羨慕會畫畫的人。我說。

什麼意思？

我說，因為他們畫什麼，大家就相信什麼了。很像法術。

她想了一下後說，我好怕所有事都只有很無聊的理由，然後有一天回過頭來看，發現什麼事情都很清楚。畫就只是畫，沒其他東西了。所有的相信，都只是很無聊的、可以很清楚解釋的東西。

我說那樣不是很好嗎。簡明易懂。

灰說，相信是沒辦法被這樣分類的。因為那樣就不叫相信了。

我說那就不要相信啊。

她沉默。

我搓著手中的拉炮。

她說，這是想像力的問題。

想像力。

但我什麼也想像不出來。

室內越來越暗。

禮拜五。灰說，我們等到禮拜五。

離開前，我看見她掀開琴鍵的蓋子。門關上後我站在那裡等電梯上來。我握著拉炮，拇指食指拎起棉線，

無名指撥動，像繃緊的弦。我想像聲音隨時會出現。但等了很久，還是什麼聲音也沒有。



什麼聲音也沒有。

這樣的時間只屬於想像。

雖然是相近的季節，但教室裡有老師和粉筆的聲音，同學交談的聲音，老舊電扇轉動的聲音。遠處若有似無的雷聲。

但空氣一樣悶熱。

我一直走，只覺得很熱，但沒辦法去任何一家店。沒錢。我發現自己在哭，用衣角擦眼淚。路上的人都看著我，我只好用跑的。

所有能被拿來想像的，終究只有自己看過的東西。很真實但也好貧乏。

我確實找到一塊蔭涼空地，有點陰暗，有點潮濕，但地上看起來很單純，沒有奇怪的蟲子。我坐下來，想著接下來該怎麼辦。父親大概非常生氣，等他們從平溪回來，發現我沒有留在車站，事情大概會很嚴重吧。

也許不要回去了。雖然有陽光透入，在這裡還是很難知道時間。沒有叫喊，沒有移動，風也靜止。那時我不知道自己離人群已經非常遠了，卻離溪流非常近。我只是坐在空地上，看著覆滿青苔綠蕨的空地。

一個跟我差不多大的小孩，從對面的樹叢裡鑽出，推著一個巨大的盒子。他的穿著實在不像出來郊遊，甚至打著暗紅色蝴蝶結。但他看起來郊遊過了。他的衣服破了，身上有泥土黏著葉片。他站直，喘著，一拐一拐

走回箱子。

他受傷了。

他似乎沒有看見我，儘管眼神確實應該掃過我了，仍沒有停下。

我對他大叫幾聲。然後發現自己的聲音好清楚，好大聲。但他還是沒有看我。

他打開盒子時我站起來，考慮要不要後退。感覺有點危險。

但他只是把盒蓋掀開，搬出小提琴，開始演奏。

但我什麼聲音都沒聽見。

什麼聲音也沒有。

他的臉沒有表情。無限空洞。

不會再有任何聲音。

兩跟雷都落下，也不會有任何聲音。

我突然了解這樣的想像能有什麼除了想像力外的基礎。

我記得那是在更小的時候，可能是暑假，祖母北上與我們一同度過假日，母親也在家招呼。聽到電鈴聲，我拉出電腦桌前的黑色旋轉椅，躲在椅子背後。我有想過要不要躲到電腦桌下，再把椅子靠上，但後來覺得這樣實在太難找。躲起來，是希望被驚喜地找到。我看見祖母脫鞋，遞給母親剛求來的符及一堆看起來相當重的塑膠袋，我祈禱裡面沒有苦瓜。我很想爬出去確認，但我必須等。祖母叫了J和我，J立刻出現。母親再次叫了我。然後他們微笑，開始找我。

找了幾分鐘後他們的叫喚更大聲了，而且更急促，我開始覺得奇怪。祖母走到電腦桌前查看，我睜大眼睛，

微笑，等著她的眼神越過椅背與我交會。然後我看見她的手探過椅背，眼神掃過。我盯著她的眼睛說，嗨，阿嬤。嗨。我準備伸出雙手。

然後我發現她皺著眉頭，我從沒看過祖母對我皺著眉頭。我立刻知道，她沒有看見我。而且，也沒聽見我。她迅速離開，我聽見母親更急促的叫喊，並且打開冰箱和洗衣機。沒有。沒有。沒有。我開始流淚，在椅背後流淚。J經過桌前，再一次沒看見我。我就這樣失蹤了。

他要去哪？

我要去哪？

也許我們的失蹤會成為傳說，儘管充滿無聊理由的現實裡失蹤都有無聊的理由。我們會繼續在這。在樹林中。在現實裡我沿著最近的坡道向下走，直到溪畔。發現自己全身是汗，非常悶熱。溪水很涼。

很久後我聽見母親的聲音，他們看見了我。母親癱坐，J扶著她。

父親只是看著我。

我不知道究竟是哪件事情比較讓他憤怒。是很堅持看著那條蛇？還是我沒有留在車站？他一拳揮向我。一直到被打中前我都看著他的臉，看著憤怒的表情。那時確實有一種非常詭異的感覺，看到那憤怒的表情，我竟然覺得很欣慰。那至少是一種表情。

我在孤立的岩石上搖晃。

像走鐵軌時，雙手張開，試圖保持平衡，仍掉進灰綠色的溪。拳頭奪走落水的聲音。我仰望父親鐵青的面色。我感到幸運，因為我已經落水了，不會有第二拳、第三拳。父親暴怒時，會拿著鞋把追打，肩膀上會累積起瘀青，伸手防護就是指節遭殃。母親說，其實在那之後父親會在我睡著時掀起我的袖口檢視，那是疼惜與難

過。我想著那樣的畫面，不這麼覺得是這樣。那是傑作。是豐功偉業。

我在漲起的溪水中浮著，看見遠處的情人橋。我們下午時才剛經過。我只想沿河游到遠處，遠離他們，便向橋游去，卻暈回岸邊。

頭好痛。

兩人站在溪裡，水位從腳踝升至小腿。母親對父親大吼。我的聽覺還需要一點時間回來。

父親抽菸。菸被母親抽走，扔入水中。

我第一次看見母親對父親大吼。

父親沒有回答。他低頭。他也被自己嚇到了。

失去冷靜的父親，出局。還有拳頭與鞋把，還有聲音，都要出局。

此後，母親登場。

菸不再回到父親手上，我們不會再回來。菁桐的一天就是這樣決定性的一天了：今天過後所有事情不再一樣。有些事情，我們不要再記得。

我抓住岸邊的草，瞬間奮力拉扯，撐住身體。聲音湧入，如同爆破。



但這不是想像了。

灰轉頭看我。她是唯一立刻知道發生什麼的人，我們眼神交會，然後我努力擠出微笑。火藥味開始發散。

我希望老師不要一直大叫，那叫聲太好笑了。但老師真的很驚惶。畢竟上一秒還在夏蟲也為我沉默，下一秒爆破是今晚的康橋。

我知道完了。

我被扯上走廊看老師撥電話。制服仍散發火藥味，背後全班竊竊私語。我不敢回頭看灰的表情。我知道禮拜五的事告吹了，但也許還有機會，只要我能向灰解釋，為什麼？究竟為什麼我會這麼手賤。

往學務處的路上我搓著手指，感覺棉線還在手中。在座位上我輕輕扯動它。拉炮仍然安穩。重複相同的動作，逐漸施力，在一定力道下停止。必須在瞬間用力拉扯，才能噴發。我怕噴發失敗的浪費。我的手停在棉線上，想像那瞬間。再一次。再一次。

老師的手機傳來嘟嘟聲。

我記得開學通訊錄留的是母親的手機。

烏雲仍在聚集，煙形成光暈，好像樹林也將大霧瀰漫。

手機竟然接通。

老師佯裝溫和，開始寒暄。

等了很久，聲音傳來。

……沉默太久而生鏽的男聲。

那時趴上濕草的我雙眼模糊地看了丁在膝上攤開本子。我說過，那是法術。

我已經不想知道他畫了什麼。在走廊上我想著菁桐，一片空白。然後綠水，綠林。我們都無能度越。

上岸，我們要沿河奔跑。

作者介紹

劉旭鈞

二〇〇〇年生，臺北人，現於龜山修習醫學。曾獲中興湖文學獎、林榮三文學獎；《幼獅文藝》youthshow 第一八四站主。作品偶見於《聲韻》。想像朋友(三)寫作會一員。

評審意見

郝譽翔

這是一篇以抒情見長、詩意飽滿的作品。作者非常善於經營意象，譬如貫穿全篇的莫內畫作「日本橋」，以及菁桐和森林等等，彷彿綠意盎然於紙上，呼應了小說中三個主要人物的青春年紀，但卻又隱約流洩出一股迷濛悵惘，以及難以言喻的哀傷。這使得小說處理的雖然是常見的家庭倫理課題，但卻能寫出獨特的新意，宛如是一場尋人的神祕推理劇，而記憶蒙太奇的片段不斷穿插交織，更使得整個母親離家事件的真相，越發如夢似幻，充滿了不可知和不確定性，一如人們總是晦澀難解的幽暗內心。

這篇作品另外一值得稱道的佳處，在於對居家空間乃至巷弄街區的描摹，有時只是如同素描一般的簡單幾筆，卻足以生動地再現了城市生活的氣息，足見作者具有敏銳的心思與觀察力。